

ISSUE

25

Feb 2021



# 昆州華文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電子雜誌

主編：傅曉燕  
征集：陳謙  
編輯：黃始健  
發行：韋鋼

[www.qcwr.iters.com](http://www.qcwr.iters.com)

口碑相传 广而告之

## 高雲路西醫診所

高雲路西醫診所是一家位於布里斯班南區的全科西醫診所, 提供各类疫苗接种, 皮肤检查孕妇产检, 儿科等全科服务。

诊所现提供针灸治疗, 目前赵医生完成了许多成功案例。例如慢性耳鸣, 各类痛症, 面瘫等, 许多疾病往往在几次针灸和一个疗程后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或治愈。当然成功案例还不止这些, 欢迎大家致电预约。

1. 電話: 07-3344 7880

2. 地址: Shop 7, 15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3.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am—5.30pm

星期六: 12.00pm—5.00pm

星期日及節假日不營業



###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 高雲路西醫全科 醫療中心

#### 營業時間

Mon-Fri: 8:30am-5:30pm  
Sat: 12:00pm-5:00pm

#### 沒有Medicare卡 可用私人保險

歡迎海外學生來看診



持Medicare卡  
**免費就診**  
BULK BILLING

#### 陳旻醫師簡介

陳旻Min Chen醫師畢業於昆士蘭大學, 獲得理科(主修生物醫學)和醫學雙學位(MBBS)。她曾在布里斯班的Mater醫院和Lady Cilento兒童醫院完成醫院培訓, 取得內科、外科、急診、兒科和婦產科的臨床經驗。

她之後於新南威爾斯州Tweed Head地區從事全科醫生的服務, 取得皇家澳洲全科醫學院院士資格, 並持續進修取得皮膚癌醫學證書。她對全科醫學各方面都有涉獵, 尤其對預防保健、常見慢性病治療以及婦科, 兒科有特別興趣。

陳醫師能以英語、國語以及閩南話為病人提供親切與專業的診療服務。歡迎新老病人預約

#### 陳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 趙醫師 (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 羅醫師 (女/全職)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 郭醫師 (女)

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 FRACGP MBBS

#### 2020年流感疫苗已到 歡迎預約

65歲以上, 5歲以下  
流感疫苗由政府免費供應  
本診所還有適量的自費流感疫苗

掃一掃我們的公眾號



### Gowan Village PH: 3344 7880 英語 · 國語 · 粵語 · 閩南語

Shop 7, 168 Gowan Roa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在愛拼超市、I feel good旁]

本期广告赞助: Gowan Road Medical Centre

昆州华文电子杂志, 广告赞助请联系: Laura 0433708699

# 目录

我的音乐启蒙—阮霞.....	1
谜似的快乐—储雷.....	4
心形土豆—燕紫.....	6
你们在路上—荆剑.....	9
图片.....	11
三行诗—王雪帆.....	12
去哪里找回自己——洪丕柱.....	13
小诗人—陈谦.....	17
最浓的乡情，莫过于故乡的饺子——花田君.....	19
浅论：全善全能的上帝为何允许恶大行其道——花田君.....	22
图片.....	26
爱巢—洛村.....	27
记一段难忘的日子—清远山人.....	38
雪声—力夫.....	40
情感连载—经年鲤.....	42

# 我的音乐启蒙

阮霞

人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我是不到澳洲，不知道我们这代的华人音乐好。到澳洲后，由于我近年的职业是托管小孩，所以我就接触到了许多家长。每当说起孩子的音乐教育，大家都说，我们家长不懂音乐呀。当几十人这样说后，我就奇了：那么你们在干嘛，我问。高考呀，她们回答。是的，那时的高考是百里挑一的。于是好为人师的我就滔滔不绝的说起了。看我说得头头是道，于是她们问，你的音乐怎么那么好。

有吗？开始回忆起 我的音乐启蒙。

什么东西都多少和家庭有关系。

先说我奶奶。我奶奶据说是东山岛人。东山岛是福建一个很有名的县。岛人渔猎外又事农耕，气候适中，除风大和打鱼有风险外倒也富足，所以民间拜祭等活动多，于是就连带戏剧表演盛行。我奶奶从小就看戏，据说还常追跟戏班。后来，她嫁到我爷爷家。非常运气，我爷爷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家境那时甚好。所以她的爱好有增无减。她不仅看戏，带音乐匣子和友人游鹭江，还和戏班的女主角交成好朋友，（粉丝可不是无价的呦）。后来我的父亲拿着好好的钱去读音乐学校，家有小提琴和六弦琴，至少和她有关系。在小时候，文革未来之前，我跟我奶奶上戏院。坐在前排，看那演员如何在箱子里面进出。后我有朋友告诉我那戏叫(柜中缘)。并且也常常跟她去听南音，那无聊可是不能说的，唱一句老长老长。

现在我也很喜欢听南音，约我女儿听，还试图引导她把这南音当她的研究功课。在遭到她的强烈反对后，我才反省到，这南音已经在小时候就进入了我的脑海。你的行为处事说话爱好无不受外界对你的影响。你的说话，好像是一时的，其实早就被外界渗透

我的母亲她们一帮邻里是把厦门竹树堂教堂当成她们的课外活动地点的。她受到的是基督教的音乐教育。她说的是她的家庭，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母是不许她们接触民间音乐戏曲，原因大概是宗教的排它性，和对戏曲中的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不屑。当然这是偏颇，不过有洋人音乐的熏陶我母亲的音乐挺过关的。小时适逢越南战争，中国挺越。她就教我们唱越南歌。一首（太阳下山），用优美的曲调叙述战争的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是旧曲新词，或新曲，是否受法国人影响，我们不能够知道，但不能不说，让我至今不忘。当然我母亲在假期带我到学校值班，教我弹学校的风琴，什么“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歌曲不仅让我陶醉，而那些拜尔小练习曲，音阶等，至今让我手指非常灵活。

因为我父亲专门教厦门一中毕业班，所以他有许多学生。她们毕业出来都在名校教书有的甚至当校长。所以我上的是第四幼儿园，也就是原来的新街礼拜堂楼下。虽然没有宗教音乐的教育，但音乐活动也不少，我的同学张毅小小年纪就用钢琴为我们的合唱伴奏。

小学也一样，闪电般短暂的中学也一样。都有不同程度的音乐教育，尽管唱的是国际歌。

我的父母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音乐，美术，体育等活动不过是爱好。他们怎么会想到，有一天，生活方式会不一样，如果我有这些之中完整的一技之长，会少受些苦。

当然，我的父母也万万不会想到，文革就发生在一夜之间。有学生因讲话被枪毙，老师一句话都不敢说，也被关在学校不能回家。当然，音乐活动也没有停止。不过，唱的是红歌。高音喇叭！无休止播放毛主席语录歌，诗词歌，至今我一首也没有忘。（难怪红歌一响起来，那么多人奔赴广场，因为当年的浸染，我们只有这些在记忆，其实现实已经没有了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

毛泽东文艺宣传队布满大街小巷，我家对面是一条新开辟的街，叫霞溪路。因为新街，所以就有旧路可行。于是工人就用几十个大油桶在街口搭建了舞台。我在家里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演出，不过我非要挤到台前去近水楼台先得月。现在想起来，一定是我奶奶的血液在沸腾。我还要去工人文化宫广场的舞台前看，还要去里面五楼的排练厅看二轻局的文艺排练。他们正在排舞蹈（长征）。一面红旗，在前，劈腿，跳跃。那些青年朝气蓬勃，其中有位叫渣某定国的青年为人们所热爱，大概等于现在的霍尊，可惜他后来遭遇不幸。我还勇敢的一个人闯入鹭江剧场看排练。就因为我父亲教导我：一个人时，也可以去看戏什么的，不用害怕。剧场里没有人管我，我就坐在扮演白毛女的女主角旁边，那时B角在排练。她一边看舞台，一边打毛衣。我发誓，我一定象她一样不用看就能打毛衣，当然我不敢发誓我会跳舞。但那些北风吹的歌什么誓也不用发，就在脑海了。

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我随父母下放。回忆起来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我和父母在一起，其他兄弟姐妹流散各地。红卫兵打砸封图书馆，最后在乡下竟发现他们拥有毒草：小说歌本等。天下文章一大抄，本是说抄袭，但在这里是盗印。几乎大家都有一本手抄本。

抄小说那是另一个话题。抄外国民歌三百首。抄文革前的民歌。在月夜，收工回来，就在晒谷坪上唱，后来附近农民不同意。就在某宽松点的知青住的农民家唱。有一两把吉他伴奏。

至今快五十年了，我许多歌都记得。（鸽子）（茫茫大草原）（三套车）（深深的海洋）（西波涅）（我的太阳）（故乡曲）等等。当然也有当局要求的唱的客家民歌，旧歌填新词。（韭菜开花一杆心，剪掉辫子当红军）。歌唱久了，有的知青有创作才能，就将表现知青处境的词填进旧曲。歌词如：金色的学生时代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故乡。生活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长。

但这些很浅的，人之常情的东西，四人帮之流也不放过。他们的爪牙扑向全国，很快作者找出来了。我们被传达说：上面不准唱，歌词作者已经被判刑。后来我们才知道词作者本被判死刑的。幸好他属南京管，许世友说他还是一个娃，救了他的命。判徒刑八年。

但我们在那村里的知青还是在唱，因为苦难已经盖过了一切，徒刑之类还很远，唱歌先让自己透口气。

我母亲倒把（我的太阳）唱成不同的歌词：“三间破茅房，四面围着土墙，我母亲在那里常盼望。”问她为什么，她说是抗战，她母亲和大家都这样唱。喔，抗战时期，孩子们逃离城市去了内地。

我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是我在唱给我女儿听。由此推论，好歌好词。连同过去的苦难会一代代被提起。

有意思的是：江青是京剧演员出身。所以她抓的样板戏有许多是京剧。那时在乡下学校，吃饭前要来一段，（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晚上要来一段听奶奶讲故事。于是我这南方人也会唱几段京剧。

当我们回到了城市，我有机会拜师学到了小提琴和钢琴，虽然很短暂。但加上母亲的耳提面命，倒也高屋建瓴。于是在学校复课闹革命后，我有机会到学校当代课老师。在学校，那文革前正规师

大毕业出来的郭常瑜老师毫无保留地教给我声乐方面的知识，加上钢琴左手的即兴伴奏。厦门人总要说福州人是如何小气，我总不同意。郭老师是福州人，是我的音乐老师。我常在示范声音时说，这是郭老师教我的。

当我们一段时间生活在鼓浪屿时，音乐更是我们家 and 油盐一样不可缺的东西。鼓浪屿三一堂诗班成立后，我们家的孩子，自然也加入。

我后来迷上了写诗。说实在音乐是别人写，你表演。诗歌可是相反。这是另一个话题。

到澳洲后，孩子大了，突然我才发现：澳洲的钢琴密度可能世界第一。因为你要买一架旧钢琴简直就是毫不费力。当然不是每架都行的。

我把我所有的武艺都教给了我女儿。后来力不从心时，就和朋友去摆地摊。感谢澳洲人有帮助困难人的美德，我们的生意还好。我们为孩子的乐器学费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从此我开始了接触历史最优秀的遗产，欧洲的钢琴曲。

开始了另一拨音乐启蒙。家长问我，你的音乐怎么那么好。诗意的回答：喔时代！

不过我还会告诉她们，你花了许多钱，孩子不一定会领你的情，因为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容不得批评，也是天性，这恰恰是学钢琴的天敌。你们不可能遇到我们的时代了。领袖要你们学习音乐为他们服务，但当你不受制他时，你所学的便服务于你的内心。在内外交困时，世界便丰富多彩。

## 《谜似的快乐》 储雷

似乎冷淡的世界  
也会有一抹谜似的微笑  
走路带风的孩子  
你是否找到了  
这隐藏的快乐  
晴朗的丛林  
有一只鸟儿  
把翅膀垂得更低  
更低  
学会着和人类分享着  
自然和时光  
没有仇讧的世界  
是一片无垢的晴空

## 《素馨花开》 (园子里的素馨花 (jasmine)盛开了……)

一直寂寂无名的冬季  
不经意就盛绽了  
花香四溢的春天  
在漫布绳索的栅栏  
你蜿蜒地微笑着  
象白云一样轻松  
带着出尘的幽香  
与蓝天携翔  
慎独的思维  
从来就在孤寂中生长  
清白的心迹  
沥尽了酷日骤雨  
樊篱隔绝了尘世的喧嚣  
栅栏使云空更加辽阔  
一簇簇细纷幽然的春光  
没有五光十色的繁闹  
却有着如雪似水的灵魂  
……

## 《雪水》

洁白的晶体  
煮出来却是  
泥土的味道  
光亮的外表  
背后往往是  
沥沥沧桑

惟有苦寒的雪土  
才能绽放独禀罕香  
的梅花……

## 《眼睛》

一只眼睛

注视着外面

一只眼睛

透视着自己

还有一只眼睛

藏在心窍里

只有敞亮心灵

才能看到

埋在灵魂里的

沉默之暗...



## 心形土豆

文/燕紫

一颗心形土豆，表里如一

无疑，是在告白着自己

带着泥土的真诚和质朴

让人怎么忍心

剁块红烧，或是

切丝醋溜。那才是

一颗土豆的命运和结局

被一颗心感动了，那就

深埋土里

我会为之浇水

因为我的心也曾被撕碎

那些碎片，也在我的后院

发了芽

有的长成了野草

有的长成了玫瑰

夏天的山

某个清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那层薄雾是轻柔的情感

环绕了你躺卧着的巍峨身影

还有我连绵不尽的苍翠凝望

某个黄昏，某个不可重复的夏天

那一袖霞光是你四季辉煌的重现

远山长，晓山青，云山纠缠

奇幻得让时间迷乱

我端坐陋室，读东坡诗

也把群山喝进茶里

这样，偶尔来访的朋友就会闻到

我身上散发着属于你的

白桉木的清香

还有那股消解喧哗的沉静力量

袋鼠国的艾丽丝

袋鼠，是身形硕大的兔子

跳跃奔跑在澳大利亚的荒漠和雨林

又近似人类

把婴孩儿贴身藏于袋中

一不小心，你的四驱车就会撞上一只

它和你四目相对

眼神惊慌

懵懂又纯净

Kangaroo，土著原意是“我不知晓”

我是被慷慨接纳的异乡客

我不知晓这里的巨岩，山涧，溪流

也不知晓这里的奇花，异草和怪兽

在海上孤岛，袋鼠奔跑的国度

上万年的文明原始又独立

远离了整个世界的战乱和纷争

那曾自诩为“天下”的亚洲，欧洲和非洲

梦游仙境的，不只有爱丽丝

曾跌入兔子洞里

发现了另一个桃花源

也有庄周，陶潜和我

也许，这里是世界的尽头

也许，这是另一个幻境

我不过终其一生

在此间，梦游

《梦想会照进现实 守望相助也是力量》之六

## 你们在路上 ——致庄永新和他的伙伴们 荆剑

不管结果如何，他都赢了，庄永新们赢了，大洋彼岸的华人赢了；

心上的日子，梦一般亮，2020年10月31日！

这是个开始，是历史，是一部继续书写着的厚重的人生大书，是藏在人物命运里的时代，是血性之言、浩然之气，是道义之举——

庄永新，那个造房子的庄永新，要给华人、给所有善良、有着美好愿望和诉求的人造一所更大更好房子的庄永新，要让大家生活得有尊严、理性、对未来和明天的路更清晰，为大家亮一盏灯的庄永新……

这里，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庄永新参选州议员……

这里，我想与他和他的伙伴们说：你、你们不是一叶孤舟，号角声里，有太多太多的人伴你起航！

这里，过程成为一面镜子。看他的《致华裔社区的每一位朋友》，倍感欣慰，我们看到了一个探索者、跋涉者历经世事纷繁后的淡定、从容、执着、坚守；人乃万物的尺度，看答谢晚会上那一张张真诚、相互勉励而有些凝重笑脸，我们倍感生命的温度，情，在人间保着恒温。同时，过程作为一面镜子，也照出了人的万般心态。大家都是为梦而来，很难想，一只孤雁能够独自飞到梦中的地方。做有尊严的华人，看当今世界，看有关国家离奇的选举，因政府不作为，数十万人因新冠肺炎含冤死去，真不知自翔是最平等、最民主、最安全、最幸福的国度，说法是从何而来……但不管怎样，你们的故乡正值冬天，我们看到了已经开始飞行着的雁阵！

天地万物，最重要的并非物的创造，而是人的建设。在人的建设中，最重要的是精神的建设，或许，这是庄永新和伙伴们事后最深切的一次人生感悟。

历史是由无数人、数代人构成的长河；

爱，世道人心的永恒亮色，人间最美的翅膀。人生路上，当梦和追求有了责任与担当，便有了大爱……

你信大爱我信你，这里，庄永新和伙伴们的义无反顾是一种爱，白蚁博士马德铃们的好言相劝到鼎力相帮又何尝不是一种爱？！

此刻，我站在中国杭州的雷峰塔上远望，突然感觉，西湖盛着的不仅是男女间的万古情长；在这里，我想将走西湖、登雷峰塔的感悟告诉我心中的勇士们：秋美，非一日就黄！

生命是一场永不停息的奔跑，过了一座山还有一道梁，但走过的路，都是个人和一支团队成长的一部分；

人生并非输在起跑线上，而总是赢在转折点上。庄永新们坚信，梦不会永远是梦，它能照进现实！

时间，人说它最公平。

《致华裔社区的每一位朋友》，长情如歌。这是属于春天的激越旋律，是春的一个音符，是春的一支交响曲，让我们踩着春的鼓点，一切从春之序曲出发……

因为你、你们，我相信美，相信永远！

2020年11月7日 重庆

荆剑，山东潍坊峡山区人，当过兵，自幼爱好写作，原昌邑电视台专题部主任兼《潍水两岸》制片人。

全国第四届诗歌散文联赛金奖和最美散文获得者。





《Flowers Shadows》 獲 Merit 獎 作者：孙毅



《南极霍普湾 Antarctica Hope Bay》 獲 Merit 獎 作者：沈敏敏

**王雪帆**

**Suet Fan Regina Wong**

**北国**

**煮茶听雪**

**纷飞白雪染铜铃**

去哪裡找回自己？

洪丕柱

一個多月前有事坐公車經過布市市區中心地帶的羅馬街。從車窗忽然看到左方出現一大片廢墟！

布里斯班市的鬧市區怎麼會出現一大片廢墟？大塊大塊破碎了的水泥，裡面伸一條條扭曲了的鋼筋，像是遭到了戰爭的轟炸後，或者強地震後留下的廢墟那樣！

發生了什麼事？有恐怖分子炸了這個地區嗎？

沒有啊，四週的街道還是那樣繁忙，人們安詳的生活如舊。

仔細一看還有一些吊車在廢墟堆中轉動著。

我問一位坐在前面的老澳：怎麼回事？

他說，聽說州政府要拆了這些樓，搞一個什麼地鐵之類的大型工程。他說他也不是太清楚。

回程的路上，公車走羅馬街背後臨鐵路的一條火車站的街，我從車窗看出去，佈告欄裡張貼著政府的招貼（Poster）：Good-bye, Transit Centre!再見了，換車中心！

Oh！記起來了，這裡是布里斯班的換車中心！

真的，他們正在拆毀換車中心！

記憶馬上翻書似的翻到了三十多年前，布里斯班舉辦88世界博覽會的那一年。

那年7月初，我從悉尼坐長途汽車來到了布里斯班。

一起來布市的有兩位上海朋友，他們英語差，所以找到我，一起來澳洲，他們比我先離開上海。

我呢，先飛到廣州，從那裡坐中航到悉尼。兩位先到那裡的朋友來機場接我，然後我們在悉尼的紅燈區Kings Cross的一棟公寓樓底層的一套公寓裡混過兩天。記得那公寓樓前面的小廣場上有一個很美麗的令我印象深刻的球狀噴泉。我睡在一個擠著八個人的臥室裡，全都打地鋪。這是我在澳洲度過的最初兩夜。

然後我們到悉尼的中央火車站坐大巴，經過一個晚上來到布里斯班，就在這個換車中心下車。

當時的上海還是相當落後，剛有了三十多層的喜來登酒店和四十多層的希爾頓酒店。

所以換車中心這座十幾層的現代化建築吸引了我的眼球：它對我說來是如此新奇。記得長途大巴好像是停在五樓或六樓外面那可以停十幾輛大巴的寬廣的停車場。下車推著行李走進樓里，兩邊成直角排著好多家大巴公司的售票窗口，出售很多條路線的大巴票，售票窗口前不少人排隊買票。



然後我們站在自動扶梯上下樓（當時上海還沒有這個玩意兒）到外面的街上，叫了一輛的士去昆大報道：他們唸昆大的語言學院。

十來天後我在High Gate Hill的一家背包旅店找到了一份打雜的工作，經理會常常開著旅店的中巴帶我到換車中心去拉旅客，特別是年輕的旅客，一天幾次。作為打雜工，我就搬行李。因為世界和澳洲各地來參觀世博會的，凡坐大巴來到布里斯班的都會在這裡下車，也有坐飛機來的，這裡有通機場的火車和大巴，火車站在底樓。

經理羅伯特告訴我，這座換車中心是當時的國家黨州長專門為了世博會而建造的，在一年前竣工，所以非常新；設計思想是坐飛機、火車、長途大巴進出布里斯班的旅客都可在這裡換車或住宿。

換車中心相當熱鬧，人群熙熙攘攘，不光是旅客，也有遊人。樓裡有很多餐館、咖啡館，包括麥當勞、肯塔基，也有中餐館；還有雜貨店、Newsagent、服裝店、理髮店、銀行、律師事務所什麼的。我還看到酒店，如香格里拉酒店。

世博會結束後我在報上看到（背包旅店有昆州和澳洲報紙）當時人口還不到90萬的布里斯班在世博會一共接待了1800多萬來自各地的客人。可以想象每天到換車中心的有多少人！

世博會和背包旅店，以及換車中心給了我澳洲最初三個多月的生存和學習的機會，直到世博會結束後大約半個月，旅店因為生意突然減少，老闆辭退了我。不過這時我已在女王街的一家西餐館找到了一份也是打雜的Kitchen hand的工作。幸運地，我也通過了昆州教師考試，成為註冊教師，次年我被布里斯班文法男校錄取做教師，每週20小時，並在QUT的Kevin Grove分校做了一段時間的part time講師。

在文法男校教書時，我在對馬路的一棟廉價公寓樓里租住了一套單臥室加客廳、衛生間、廚房和陽台的小公寓，穿馬路到學校走進課堂要不了五分鐘。當時我已經有了足夠的收入，因為需要完成碩士論文，安靜是主要考量，而那時已故前太太迪珊也已來澳洲陪讀。

我的小公寓出入很方便，可以步行到中國城購物，或者步行到換車中心，那裡有賭場的免費大巴去黃金海岸，還有一輛免費的公車去Paddy's Market，那是布里斯班河邊的一個有數十間店鋪組成的很大的市場，蔬菜、水果、麵包、肉食、海鮮、雜貨都很便宜。換車中心東面邊上有個流淌著“瀑布”的公園，裡面有些當時很現代的雕塑。我和迪珊喜歡躺在草地上休息或吃野餐，我們在那裡拍了好些照片。

我們也曾在換車中心坐大巴去過悉尼：晚上7點出發，次日8、9點到達悉尼的中央火車站，票價五十多元，比飛機票便宜多了，所以生意很不錯。車上的一個晚上，你可以看電視、電影或者打瞌睡；半夜大巴會在提供食品的地方停車休息，讓乘客買東西吃，伸伸腿腳。

因為對換車中心的感情，凡是我有機會去市中心的各法庭做翻譯（往往是整天），我總會去那裡吃午餐、休息、有時還在那公園裡散個步，懷念迪珊。可是我也發現，換車中心正在慢慢地衰落！坐大巴的旅客大大減少，好多大巴公司關門了，因為廉價航空公司正在消滅它們。餐館或食品店關了不少，麥當勞和肯塔基還在，其他餐飲店似乎都在掙扎。自動扶梯上人影稀落，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繁榮熙攘，只有一樓的火車站乘客仍然不少，但大都是到City來上班的本地乘客。

三年前我停止了教學工作，去年以來我正在考慮完全退休，畢竟是這個年齡了，所以逐步減少了翻譯工作，已經有很久很久沒有去市區了。

突然看到了辛苦為布里斯班服務了三十多年，還不算太年邁的換車中心的命運。我想到了自己的命運，我畢竟要比它年邁得多！

有人說：強者瞻望前程，弱者回首往事。我屬於弱者，所以常常回首往事。

這些年來，我有時間的話，常會去過去住過的或者工作過的地方看看。我來布里斯班住的第一個廉價公寓在Vulture St，那是真正的廉價公寓，租戶有自己的房間，但衛生間、洗澡間、廚房和客廳是公用的，包括大冰箱。所以租戶，大都看來是些年老的窮人，都會在客廳吃早餐、午餐和看報。我不會做飯菜，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煮好飯後將水放進飯鍋裡，然後放進一些切好的蔬菜、切成小塊的肉之類，再放些鹽。

一天我正在吃這樣的東西時，一位老太對我說：能不能讓我吃一點你的rice soup？這是個窮老太。我猜想她沒有東西吃，餓慌了，才來問我討東西吃。我說，沒關係，給她盛了一碗這樣的東西。她居然說很好吃。於是每天只要我看到她在客廳。就會讓他吃我的rice soup。這棟房子的一個好處是可以看到河對面的布市市區的夜景，世博會時，晚上，目前是南岸公園的博覽會會址常會放焰火，我可以從自己的窗戶看到焰火。

有了自己的家之後，我有一次去那裡懷舊。可是那房子已經不見了，代之以瑪太私立醫院後面的一些病房和各種檢查室，馬路對面全變成高大的公寓樓，根本看不到布里斯班河了，我只能悵然離開。

還有一次我開車路過文法男校，故意在路邊停車，尋找我和迪珊度過美好時光的那棟廉價公寓樓，特別是我們喜歡的陽台，發現它已經消失，代之以一棟現代化的有六七層高的新公寓樓。

然後我曾打過工的背包旅店也不見了！為了重溫背包旅店的生活，多年前我在去珀斯附近的佛利孟戴爾市的聖母大學開學術會議前，曾專門在網上訂了那裡的一家背包旅店的一個套房。背包旅店一般四至八人（上下鋪）合住一間房，但也有可以單獨住的套房，我在那裡的公用廚房和客廳同來自各國的青年男女（歐洲人居多）閒聊、一起吃飯，回憶自己在布里斯本的背包旅店度過的時光。

我也回去過QUT的Kevin Grove院區。外面的那棟奶黃色的大樓還在，它屬於歷史性建築，不會被拆掉。裡面，圖書館後面，我當時講課的木房都換成了新的樓房。這個院區本來是兵營，那些木頭房子是士兵的營房，學院買下了這個舊兵營作為院區，起先因陋就簡，將木房改成教室和老師辦公室。我目前還有一張在那裡給學生講課的照片留作為紀念 -- 當時我的頭髮烏黑而濃密。

我曾在南布里斯本和西端（Westend）間的一座昆士蘭開放學院工作過好幾年，在那裡擔任過亞洲部經理，直到2006年，對那一帶非常熟悉。三年前經過那一帶，發現它已經變成一棟十多層高的新公寓樓了！

三年前我去悉尼的麥覺理大學開會，抽空去了Kings Cross，尋找那棟我在澳洲度過最初兩個晚上的舊公寓。那美麗的球狀的噴泉還在那裡噴水，可是它後面那棟老式公寓樓不見了，變成一棟十多層高的現代化的新公寓樓。

是啊，我來布里斯本的三十多年後，它的人口已增加到兩百幾十萬，難怪開發商要到處建造幾十層高的公寓。有人說，幾年後它也會變得同現在的上海一樣，而這就是我決定不再回上海的原因：再也找不到能發現昔日的自己年輕時熟悉的地方，它們全都變了樣！到那時，我能去哪裡找回自己曾度過的年月呢？



## 小诗人

陈谦

这些日子

在成人的世界里

有一些浅浅的不美好

埋伏在变了味的诗行里

仿佛一个春天

失去了鲜花的容颜

许多泡沫沸腾的声音

在文字的腐叶里

挑剔宝藏

但是亲爱的

当你稚嫩的神情

穿越时空透出旧日旖旎的风光

四季的笑容

便再次回归雨后的清新

在心灵的彩虹下荡漾

那个夏日的清晨

入园时

你胆怯的小手被握在外婆的掌心里

你的小耳朵听着妈妈和外婆在老师面前

谈论昨日下午，

“从幼儿园回家后，哎呀！她就开始尿裤子了。

我们洗了一条又一条……”

你仰视的小脸露出新雪一般的甘甜

沉醉的双目放光，脱口而出：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你的童声如乐

酣畅朗朗

将屎尿的话题打翻

为养育之辛劳开了一扇诗意之窗

芦花

飞扬

(写于 2021 年 2 月 5 日)

# 最浓的乡情，莫过于故乡的饺子

作者：花田君

12月21日，时至冬至。颇为讽刺的是，响晴薄日、骄阳似火的布里斯班，让人无论如何都和“冬至”两个字联系不起来，但是即便寒暑颠倒、春秋易位，24节气几乎完全抛诸脑后的我，却对“冬至”这个节令铭记在心。一周之前就心心念念盼望着冬至的到来。因为只有这个节气，才能和一道普普通通的美食绑定，这就是饺子。这个节令总是让我想到寒冬腊月的京城、白雪皑皑的小院、游人如织的冰场，以及那热气腾腾的饺子。对我来说，人生最无奈的情感，莫过于对故乡的遥望，而最为浓烈的乡情，莫过于故乡的饺子吧。

南方冬至是不吃饺子的，上海人吃汤圆，广东人吃赤豆粥，四川人吃糯米饭，但是淮河以北的北方，无一例外，饺子必然是冬至的主角。北方凛冽的寒风，吹得人瑟瑟发抖，冬至时分，已经进入数九，俗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恐怕街边上行色匆匆的人群，都被冻得两颊皴红，三步并作两步的向家赶去，总之，在北方的冬季，人们向暖的心是不变的。

北方人都流传着这样的“至理名言”，冬至若是不吃饺子，耳朵就会被冻掉，是张神医发明了这样的美食，既让我们的耳朵完好无损，又解决了口腹之欲，真乃神赐之物，所以在北京什刹海，曾经有一座药王庙，并不是祭祀孙思邈，而是纪念张仲景的。据奶奶说，当时每到冬至，京城的善男信女都会来这座庙烧香祈福，祭品通通是四个饺子，以取“四平八稳”之意。那个年月，人们生活水平不高，吃饺子本来就是稀罕物，能从牙缝里挤出四个饺子来祭祀神仙，可见饺子和张神医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之高。只可惜这座药王庙，在60年代就被数典忘祖的“新北京人”砸烂，如今断壁残垣也寻不到了。不过我还是羡慕药王庙曾经的庙祝们，冬至时候可以在晚上将献给神医的饺子通通祭了自己的五脏庙，这可比那些吃香火的和尚们得意多了。

我爱吃饺子，从小就爱，甚至“无饺不欢”。母亲知道我有这样的嗜好，有事没事也给我张罗饺子。在南方人眼里，做饺子是一件麻烦事，但是在父母眼里，饺子比家常小炒还省事。每一次做饺子，就看到父亲从面口袋里哗啦哗啦倒出一大捧面粉，然后一边加水一边和面，总是不经意间，化粉末为神奇，不出多时就在掌心之内揉出一大团柔韧厚实的面团来。就在父亲和面的同时，母亲在旁切菜剥蒜，飞起菜刀，将各种蔬菜顷刻间“灰飞烟灭”，迅速将它们“碾为齏粉”，看得我真是瞠目结舌。我是个从小猎奇的人，对于美食都要求创新，并不能拘泥于“韭菜鸡蛋”“白菜猪肉”这样千篇一律的馅料，每一次饺子，都要大荟萃，将各种辅料拼命揉进馅中，号称“营养大综合”，每一次的馅料都不下七八种配料，除了肉馅，必有藕、香菇、木耳、鸡蛋、黄花、豌豆泥等，有时候还会加入扁豆或者茄子，总之，辅料五花八门，每一次的馅料都完全不同，让我每一次的饺子都充满期待；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父母包饺子时候完美的配合，就看父亲在旁左手执面糥，右手娴熟的滚动着擀面杖，右手轻轻一滚，左右就会相应配合，将面糥稍稍转动，三下两下，面糥就越滚越大，越变越薄，不

出几秒，一个饺子皮就制作出来。父亲轻轻一弹，饺子皮弹落到母亲手边的盖叠儿上，母亲左手指尖只这么一捏，饺子皮就散落在左掌心，随即右手将一大坨馅料放入饺子皮中，左右用力一和，饺子皮就完美的将馅料包在其中，然后双手用力一抵，饺子皮就被捏成小齿轮状的痕迹，算是给饺子上了锁。二人夫唱妇随，相得益彰，几十个饺子不下十五分钟就完美的码在盖叠儿上，立挺挺的，如白色的元宝，勾引着我的馋虫。这样秘制的馅料、熟练的手法、以及肥硕的个头，普天之下独一无二，乃老田家的独门秘技。待到饺子出锅，迫不及待的咬开一个口子，香喷喷的热气猛然窜入我的鼻孔，哪怕外面天寒地冻，我的心也始终是暖暖的，有多大的忧愁宿怨，在饺子面前也会化为舌尖上快意的曼舞。

因为家里的饺子个头太大，总是被外人戏称“煮包子”，但是味道浓香，任何人都赞不绝口。母亲总是得意洋洋的说“以后我退休了，不讲课了，不如开个饺子馆算了，肯定日入斗金。”父亲则笑嘻嘻的答道：“算了吧，人家饺子馆都是一两五个，你包这么大个头儿，一两五个得赔个底儿掉！”。是啊，就是这个“赔个底儿掉”的饺子，每次都让我“吃个精光”。饺子在我心中的地位，就好像国子监的松柏、三里屯的霓虹、王府井的书城一样，时时刻刻让我回味的京城的妙处，凝结为故乡最为纯正，又独一无二的符号。

也许是家里的饺子太过好吃，所以我吃饺子从来不蘸任何调料，每次都自称“白嘴儿吃”，吃的就是纯粹的香味。以至于无论吃包子、馅饼、肉饼、烧麦，都是“白嘴儿吃”，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发掘食物本源的香气，不至于让蘸料将食物的味道带偏。也许是从吃饺子的开始，我的味蕾被固定在“寡淡”的框架里，不喜吃酸辣，偏爱精雕细琢味道清淡的淮扬菜。饺子对我一生的影响，果然不小啊。

直到有一天，我还在为时光易逝，人面易老而叹息时，才发现我竟已身处异国，披上了游子的衣裳，去国怀乡八万里，只身来到黄金海岸求学。一人在他乡上大学是不易的，地是新的，天是新的，语言是新的，自己也是新的。我极力寻找可以共话心凉的朋友，最后发现只剩下一轮阴晴不定的月，和每日清晨就会在窗外戏耍啼鸣的喜鹊。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甚至手机都不是智能的，但是我还是在热辣的澳洲，记下了冬至这个日子。我知道，未来数十年的冬至，我可能都要在这里度过，所以我要学会适应，哪怕没有了家乡那银装素裹的街道，和“肉大身沉”的饺子，也要硬着头皮在赤日炎炎的昆士兰度过。

自己也曾学着包饺子，但是每一次都被自己的笨拙和懒惰击败，和出的面薄厚不均，包出来的饺子更是千奇百怪，一下锅面肉分离，按照相声的说法，“饺子改片儿汤了”。只能从超市里买些速冻饺子充饥，不仅个儿头太小，并且馅料也并不丰富，但是聊胜于无，能够在冬至时候吃到速冻饺子，就等于在异国他乡初来乍到的我改善了伙食。当时的邦德大学，周围还没有华人超市，我又不会开车，记得第一年的冬至，我竟然起了个大早，坐着750公交车来到Southport，从Australia Fair的华人超市里买了整整八大包饺子，拖着行李箱又返回邦德，来回一上午。中午望着盘子里懒洋洋的，“羸弱不堪”的饺子，不禁又让我回想起京城的饺子来，一滴清泪，随即滚落腮边。即便是速冻饺子，也终究是饺子，到头来我端起来的是一盘热腾腾的饺子，咽下去的却是一缕沉甸甸的思念。

北京人对饺子的执念，可以从数不胜数的“老话儿”里体现出来。什么“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喝了饺子汤，胜似吃药方。”“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货倒不出来”。可见北京人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春夏秋冬，都对饺子情有独钟，怪不得才有“接风的饺子送行的面”“初一饺子初二面，破儿五儿的饺子捏小人”“头伏饺子二伏面”，可见饺子给了北京人一种仪式感，并非寻常之物。

十多年前，我只身赴澳，举目无亲，除了冬至时节“倍思亲”之外，春节更是一度最难熬的时日。且不说在异域他乡完全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只能是几个要好的华人同学，聚在一起报团取暖，曾经嗤之以鼻的春节晚会，在网上看起来都是亲切有加。纵然有些女生厨艺精湛，三下五除二几道大菜就摆盘上桌，但是过年的饺子，大家都一筹莫展，都没有在国内习得这项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技能。何况大家来自天南地北，南方人对饺子也甚为冷淡，我们北方的娃，也只能再用速冻饺子以假乱真。是啊，对于我来说，没有饺子的年夜饭，只能是“假装在过年”罢了

老北京的年夜饭，无论是家庭成员多少，都讲究八碟八碗，而最后的饺子必须是素馅饺子。因为老北京家家户户都有神龛佛像，还有祖宗牌位，这碗素馅饺子其实是敬天法祖，孝敬神佛的。这素馅饺子选料也颇为讲究，要用之前冬储大白菜的嫩叶来做，在那个年代可谓奢侈。家里准备上供的人，必须是一家之长，记得儿时在奶奶家吃年夜饭，爷爷负责铺摆香案，奶奶负责将刚出锅的饺子四平八稳的摆在神龛之上，我实在管不住肚子里的馋虫，趁着奶奶不备，一把抓住一颗饺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闪电般塞入嘴里。奶奶气得在旁边直跺脚，“你个挨千刀的，是你吃的吗，打死你！”因为饺子太烫，我嘴里就像含着个炮仗，不由自主的发出“嘶嘶”的低吟，实在忍不住，就把咬了一半的饺子吐在地上。奶奶更是气得火冒三丈。骂道：“观音菩萨的饺子你也敢吐！”说完伸出手来，给了我一巴掌。我年少淘气，飞快的跑走了，结果将桌子边上的碗筷碰倒在地，瓷碗摔个粉碎，又遭到父亲的呵斥。婶婶打圆场道：“碎碎平安，碎碎平安了，小孩儿馋，人之常情！”细想起来，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氛围，怕是今生再也寻不到了。如今爷爷奶奶均已作古，叔叔大姑各奔东西，我和父母都已远遁南溟，到了年三十晚上，父母依然会煮一锅素馅饺子，只不过没有了神龛旁的正襟危坐，看不到了奶奶银丝般的白发，也没有了众多家庭成员觥筹交错的欢声笑语。这满满的素馅饺子，大概，也只能是饺子了吧。

现在布里斯班的华人越来越多，手工饺子馆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天涯游子也不必守着速冻饺子寒酸过节。只不过美味之余，却终不能抚慰心中的羁旅情怀。在布里斯班久了，早已把“他乡作故乡”，只不过曾经那些带着暖意的隆冬时节的饺子，却再也寻不到了。也许这就如同儿时的京城一样，再也回不去了吧。

——2021年1月3日晨于澳洲忘言草舍



# 浅论：全善全能的上帝为何允许恶大行其道

作者：花田君

稍微了解哲学史的朋友都知道，西方几乎一切人文学科的始祖都是神学，可以对上帝的探讨和信仰支撑了西方文明体系的半壁柱石，围绕神学的一系列话题汗牛充栋，学术名家大行其道灿若烟海。只有从启蒙运动之后，对于上帝“不信任”才逐渐解冻，以至于在19世纪出现无神论的先锋，从二战至今，无神论者渐趋高潮。无神论者攻击宗教信仰者惯用的两条立论，首先是“上帝既然全知全能，他可以造出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吗？”第二个问题便是“上帝既然全能全善，那么为什么人间仍然混乱不堪，上帝为何允许恶在世间大行其道，人类社会为什么不是伊甸园。”关于这两个问题，未加思考的有神论者还一时还真的难以回答，在气场上一下子就输了。

广义的上帝，也就是超自然力量是否存在、是否值得去信仰，这是一个在历史和今天持续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而今天所探讨的上帝，并非只是基督教中的上帝，而是包括一切有神论中的神明，可以是雅威，可以是安拉，可以是佛祖，也可以是上天照大神。

如果我问您，您相信上帝存在吗？如果您回答“是”，那您就是一位有神论者（Theist），如今有神论者在全世界还要占多数，当然在发达国家要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有60%的人宣称自己有宗教信仰；如果您回答“不是”，那你就是一位无神论者（Atheist）。我们当代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就，诸如熟悉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是无神论者。不过无神论者也可以为宗教界服务，比如勃拉姆斯写过许多安魂曲，仍然是各大天主教堂弥撒典礼时热衷播放的圣乐。除此以外，就算不可知论者（Agnostic）了，顾名思义，不可知论证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或者我不知道我信仰什么宗教，我们知道，对超自然力量（也就是广义的上帝）的信仰，往往和对来世的信仰是一致的：这里的来世，同样是广义的来世，泛指人死后能去到的天堂、炼狱、地狱、转世等等。

中华文明古代的大多数先哲，其立场更接近不可知论。比如大儒孔圣人，就说过“未知生，焉知死”的话，类似“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名句了。考虑到孔子和他徒弟们的影响力，不难理解，中华传统社会的诸多名人中，不可知论者应该占据大多数。并且中国一直以来，宗教只是泛民间的一种自发的活动，从来没有大摇大摆的进入庙堂，养成了中国人“拿来主义”“佛爷老道一把抓”的粗放型信仰，基本上都属于不可知论者的中坚力量。

那么相信和信仰有什么区别？请注意，这个问题的题设是“你信仰上帝吗”，而不是“你相信上帝吗”即使您“相信”上帝，而不是“信仰”上帝，没有从上帝那里获得终极关怀，您也并非是一个正牌的有神论者。伏尔泰曾经公开支持牛顿

的学说，认为牛顿论述的“上帝抽了地球一个大嘴巴，于是地球就围绕太阳动起来了”这个推论非常合理，所以在他看来，是相信上帝存在的，但是伏尔泰并不认为这个“物理学意义的上帝”，对他的现世生活有任何影响。伏尔泰认为，上帝无关公正、道德，无关赏罚，无关生活的意义。所以伏尔泰不能算是有神论者。这就是“相信”和“信仰”的区别。所以伏尔泰属于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自然神论者（Deist），除他以外，笛卡尔、孟德斯鸠等大咖都是自然神论者。

那么上帝如果存在，他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即使是无神论者，也请您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梳理一下两千多年以来，各位先贤普遍认为，上帝是全能全善的，除了奥林匹斯山上一帮富有比人类还要过激的七情六欲的众神之外，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塑造了自己的上帝完美的形象。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那么请问上帝能否造出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知晓一件自己也不知晓的事？**如果上帝能造出这样的石头，自己又举不动，那就不是全能的了。如果上帝能知晓一件自己不知道的事，那他当然也就不是全知的了。

著名无神论理论家罗素给出过一个答案，帮助了有神论者：我们可以明确定义一下“全能”这个概念 “全能”为“逻辑上可能的事”。上帝可以做任何逻辑上可能的事。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继续问一长串类似的问题了，比如“上帝能否宣布一个错误的命题是正确的”“上帝是否告诉大家他自己不能做什么、不知道什么”等等。

所以我们看，即使在讨论神学问题时，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有神论者如何解答呢？上帝有很多事是做不到的，例如：他不能说谎，不能犯罪，不能不守约，不能改变历史，不能有不洁的思想 上帝的全能不是我们有罪的思想中思考的全能。因为以上这些上帝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做的到。这不代表我们比上帝高一等，而是上帝是圣洁，而堕落后的人不是

通过这两个回答，看似简单，其实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宗教伦理学的议题，花田君能力有限，也只能复述于此，无法继而深入讨论了。

那么回到本文题目的问题，**上帝是善的吗？如果上帝全善全能，为何要创造一个有恶的世界，允许恶在人间大行其道呢** 这同样是个绵延千年的古老问题。试想，上帝全知意味着他知晓世间的恶，全能意味着他有能力消除世间的恶，全善意味着他有意愿消除世间的恶。既然如此，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恶呢？

佛教给予了第一种回答，便是“来世的公平”。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恶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来世是公平的，他们死后一定会下地狱，等等。那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来世报”，而不是“现世报”？很显然，“现世报”对坏人有更好的震慑作用。那为什么有更好的办法不用，而一定要延迟解决呢？为什么上帝要用六道轮回来回震慑犯罪，而不是当场天打五雷轰，岂非舍近求远，舍本逐末吗？

第二种回答是“恶的总量最少”。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就是这么认为的。莱布尼茨认为，上帝的智慧考察了未来世界所有可能的情况，然后选择了一种最好的。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如果希特勒先造出了核武器，世界未免要糟糕很多，甚至人类毁灭于核大战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样一来，又会引发两个新问题：首先，我们可以对世界进行“微改良”，很多地方总有可以稍作改进、但又不影响善恶平衡的空间；其次，古往今来，自然灾害一直在不断剥夺人的生命，那自然灾害的“恶”到底算不算“恶”呢？

第三种回答是“自由意志论”，这是基督教最为擅长的答案，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回答。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道德上的“善恶”是有程度之分的，就好像高僧大德的普度众生和升斗小民的父慈子孝，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确实会有高下之别。又比如人眼睛可观察的色域其实很狭隘，一些鸟能看到的颜色比我们多得多。如果我们不是亲身体会这个颜色，那我们永远无法想象它是什么颜色的，只能通过自己知道的颜色将他们模拟出来。所以人在堕落之前也不懂得什么是反对上帝，不懂得如何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恶。因此这个恶对于人来说是不能从自己的角度被认知的。但是人一旦体验了恶，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善或是恶，这个是人的自由意志

奥古斯丁认为，恶其实就是不完美的善。如果上帝是完美的，那他就不能做不完美的事。所以完美的上帝容下不完美的罪。只能让他们离开自己，但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有永恒性。这个属性导致了他们不能被湮灭。所以就离开了上帝去了其他地方。地狱其实就是一个离上帝无限远的地方。最后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这个看似永恒的世界终将被上帝毁灭，义人得救进入真正的无限永恒，并且最终将恶完全隔离于善之外。圣经启示录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句子，就是“等人数满了”上帝不是不审判，而是在等人。上帝之所以在等，也是因为上帝是善的，给人一个机会去改悔信主。

我们都喜欢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因为里边场景华丽，而剧情却相对简单，无非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善人开始被恶人碾压，后来终于翻身斗垮坏人，是典型的善恶冲突电影，而中国和日本的电影经常出现“善善冲突”——我理解的善，和你理解的善不一样，就好像偷钱救母一样。这种善与善之间的冲突，往往反而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恶行，我们已经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中见怪不怪了。

“自由意志论”的解答当然也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有人会说，上帝为什么不把我们造得更加智慧一些、善良一些呢？这其实是个“怎么定标准”的问题，我认为人类足够智慧善良、你认为还不够，等等。有时候我难免会想，要是所有人在智力的每个方面都具有一样水准的智慧，在德行的每个方面都具有一样水准的道德，世界未免太过无趣。

所以，既然上帝万能，却不能造出一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这在逻辑上完全虚无，并且不能以有限思维来忖度无限思维。上帝属于绝对理性，类似于数学里的极限，而人类的认知能力永远无法理解终极的善，因此没有资格评判上帝

的善 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典型的诡辩术，其实任何的流派、主义、政体和说教，最终不都是滑落在诡辩的渊藪里吗？

———2020年5月30日晨于澳洲忘言草舍



《淡然心靜看雲捲雲舒》 獲 Merit 獎 作者：伍詠梅



《絨花》 獲 Merit 獎 作者：田利平

## 爱巢

文：洛村  
图：洛村

南半球的十月正直百花争艳百鸟争鸣的春季，有幸在家门前的树上发现一鸟巢，用图文和诗歌的形式跟踪记录一下，与大家分享：



### 爱巢（一）【七绝】轱辘体

关关眷侣诉衷肠

关关眷侣诉衷肠，  
天澈云轻百卉芳。  
不掩春情邀畅舞，  
新巢初建醉心忙。



十里春风十里香，  
关关眷侣诉衷肠。  
黄花碧柳幽馨处，  
恩爱新人入洞房。



春心摇曳树花黄，  
前世因缘呈瑞祥。  
千载相思今有宿，  
关关眷侣诉衷肠。



爱巢（二）【七绝】轱辘体  
十里花香朗日明

十里花香朗日明，  
金枝翠叶鸟嚶嚶。  
关关眷侣倾心致，  
共筑新巢唱挚情。



新人恩爱漾春声，  
十里花香朗日明。  
煦煦爱巢琴瑟美，  
卿卿伉俪有结晶。



云开云落春风伴，  
静候佳期星月灿。  
十里花香朗日明，  
新生默默在招唤。







风雨飘摇皆不惊，  
潜心孵卵任阴晴。  
壳开新诞乖乖仔，  
十里花香朗日明。



爱巢（三）【七绝】轱辘体  
风轻巢暖嫩芽黄

风轻巢暖嫩芽黄，  
待哺新雏小嘴张。  
盼望爹娘虫米到，  
秋千卧室睡眠香。



满树春花依旧香，  
风轻巢暖嫩芽黄。  
忽听窝畔哨音起，  
幼鸟急忙把口张。



朝晴午雨晚风凉，  
飞去飞来日日忙。  
但看爷娘心系处，  
风轻巢暖嫩芽黄。



爱巢（四）【七绝】轱辘体  
身在温巢志在天

身在温巢志在天，  
投眸探首看山川。  
娇肢嫩体生初羽，  
上步窝沿振翅扇。



圆睁稚目上窝边，  
身在温巢志在天。  
云卷云舒遐梦处，  
高飞尽览自心牵。



温饱无忧不思眠，  
和风推摆荡秋千。  
轻挥软翅织遥梦，  
身在温巢志在天。



爱巢（五）【七绝】轱辘体  
星月盈空慈爱真  
星月盈空慈爱真，  
体温寒夜暖儿身。  
春晖寸草悉心护，  
风雨相依有至亲。



轻开伞翼护家人。  
星月盈空慈爱真。  
温暖偎依甜梦好，  
微风祥夜静无尘。



骤雨疾风雷电频，  
俯身呵护似家宸。  
尘埃落定乌云退，  
星月盈空慈爱真。

爱巢（六）【七绝】轱辘体  
新雏登上绿丝绦

新雏登上绿丝绦，  
黄嘴嫩毛依旧娇。  
仰望树梢云浪涌，  
高飞尽览不多遥。



翠叶黄花一树娇，  
新雏登上绿丝绦。  
不吟旧曲《声声慢》，  
只练新歌《步步高》。



临风挥翼理新毛，  
不畏身单不畏高。  
年少满怀鸿远志，  
新雏登上绿丝绦。



爱巢（七）空巢

霞红霞敛映朝阳，  
残朵新苞依旧香。  
不见巢中贪睡仔，  
只闻鸟语树梢扬。



爱巢（八）凌云展翅向蓝天

花香送爽碧林间，  
万里晴空万里缘。  
遥祝出巢寻梦鸟，  
凌云展翅向蓝天。



注：

这种鸟英文名叫作 Noisy Miner，不知道中文俗名叫什么，就暂且叫它“吵闹的工兵”吧。它的学名叫 *Manorina Melanocephala*，马诺里纳岛黑头鸚。鸟筑巢的树是 Golden Trumpet Tree，金喇叭树。学名：*Tabebuia Chrysotricha*，塔比布亚金眼菊。

2020年10月2日 至 10月28日



## 记一段难忘的日子 清远山人

读了资中筠先生的《记饿》，一下让我也记起了曾经挨过饿的日子了。

那是在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正好碰到“三年困难”时期，我姆妈到菱湖西面，靠近山区的菁山公社教书，应该是被下派到哪个大队的学校去了，离菁山比较远，上课不方便带着我，把我寄放在菁山镇边上一户农家，出点钞票，让他家的老奶奶帮照看我。

老奶奶家有儿子，儿媳，还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孙子，其时饥荒已在全国漫延了，虽然菱湖地处江南，自古富庶，但那时粮食也是很少有了。菁山属天目山余脉，稻田较少，但好在山里有红薯可充饥，所以每顿都有红薯汤吃，偶尔有放点米在汤里，也是很难得的。

有天晚上，困到半夜里，听到有窸窣窸窣声响，摸摸看老奶奶没在边上，就起来顺着油灯亮光，找到灶柴间，看到一家人围着桌子，在吃东西，看到我，大惊，拉我上去一起吃，并嘱我千万不能讲出去。

原来，当时的生产队都还很穷，没有专用库房，他家人少，房子较大，队里的稻种，用篾席条圈起来，加上盖子盖牢，堆放在他家客堂间内。也是被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吧，就悄悄把稻种拿了些出来，在锅里炒了炒熟，把米粒从稻壳内剥出来吃，炒过的稻谷还硬，也很难剥，剥半天也剥不了多少粒，但个个都吃得津津有味。唉！现在想来，要不是饿得实在受不了，怕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的，要是被别人知道了，那可真当是天大的罪名啊！

当时的河水没有污染，人们在河埠边洗菜，水花一响，会有很多小鱼游过来。老奶奶家人去洗菜时，会带个篾淘箩去，看到小鱼游过来，捞几下，有时会捞到一两条很小很小的川条鱼，老奶奶烧饭时，就会把小鱼放碗里，放毛竹蒸架上蒸熟，避开我，悄悄的给他小孙子吃。

姆妈过些天会来看我一次，来时带点小东西来给我吃，也会分点给老奶奶的孙子吃，看到我也很瘦了，很是心疼，记得有一次带了个很小的腰子饼来，那可是好东西啊，她有点舍不得分出去了，便把我拉到屋后墙角去，悄悄的看着我吃掉了。

老奶奶会念经，经常会到各个庙宇去帮助念经，去时也会带上我，遇到大的佛事，庙里会给念经的老太太们分一小碗豆腐吃，我也能镶镶边，吃到几口，那是很开心的事了。

老奶奶有个女儿，嫁在别的村子里，她家养了一窝兔子，有次去时，可能家里办什么大事了，杀了个兔子吃，我也吃着了，好香的。

她女儿家门口有棵榆树，不算太大，有三四个人高，听他们在讲，这榆树是要经常盯牢的，就怕被人偷偷把树皮扒走了，那要留着到实在没东西吃时，拿来救命的。

到现在我还记得蛮牢，榆树皮是可以吃的。

跟着姆妈在菁山住了几个月，娘姆（奶奶）不放心了，捎信要我回菱湖，姆妈忙，托人把我带回了菱湖，记得到家后，娘姆盛了碗粥给我吃，我滋溜溜几下就吃完了，拿着碗在舔，娘姆问好吃吗？我连说：好吃煞！好吃煞！粥吃起来光溜溜的，好吃煞的！（红薯汤吃口很粗，吃得时间长了嗓子会很不舒服）。娘姆一听，一把把我搂紧了，眼泪叭嗒叭嗒地往下掉。

那时有个规矩，吃粥的粥碗，都要伸出舌头来，把粘在碗上的粥馅水，舔舔干净的。

记得有段辰光，小镇上分选区，也办起了食堂，菱湖镇上好像划了十二个选区，我们家属于第三选区，三选区的食堂办在直下弄后头，一个旧时的大户人家屋里，那屋里有厢楼，有天井，还有很大的厅堂间，房子很大（去年回菱湖，看到那房子还保留着，已是文物了），大家都要到食堂去打饭吃，吃饭时要排很长的队，吃的什么东西，记勿牢了，只记得听大人讲，食堂里的粥，越来越薄（稀，米少）了，没有过多少辰光，就各自回家烧来吃了。

到上小学时，情况慢慢好转起来了，有一年快要过儿童节了，学校给每个小朋友发了张票，可以凭票到南货店去买一个三角草纸包，草纸包里有几块动物饼干，几节寸金糖，几粒桔红糕，还有点其它吃的小东西，老师反复交代，这是对小朋友的关心，是给小朋友过节的，是不收粮票的啊……

后来，粮食供应又有好转，能吃上干饭了。可到插队时，干重体力活加上缺少油水，每日吃两斤米，肚子里还是空荡荡的，经常觉着饿得慌。

吃饱的辰光有伐？有的！记得有一次是吃饱了，还吃撑了。

那是七六年一月份，在太湖边挖河，开大钱港，有一天下大雨，无法出工，几个知青就相约走到大钱街上白相，看到肉铺里有几个猪爪，一问不要肉票的，赶紧买回来，驻地房东家儿子跟我们混得很熟，要一道吃“碰东”（如现在的AA），出了好几斤黄豆，烧了一大锅黄豆猪爪，出门挖河很多天，几个知青都是很久没吃到油腥了，放开肚皮吃，吃到吃不下为止，岂知那黄豆吃下去是会发胀的，吃多了，慢慢胀了起来，把大家胀得胃疼得直叫唤，很难受的。

那次倒是吃饱了，还吃撑了，也是因为饿怕了的缘故啊！

## 雪 声 (外一首)

力夫

十二月某日 雪  
落下来。没有狂风吹号  
没有沉重的雷声和黑云压抑  
真的，雪静静下落  
就仿佛不是从天上纷纷扬扬  
雪 就仿佛白色的灰尘扑满  
天空，濛濛茫茫的白呀  
这是久以守候的一场雪  
冷风已经吹过。树木裸露枝杈  
大地没有声响。人们走出栅栏和门槛  
眼含热泪。人们等待  
雪的歌声，漂泊、柔软  
坚硬的世界……  
十二月某日 雪  
如约而至。我倾听  
瑞雪温暖的声音 又宽又厚  
弥漫大地辽阔的心灵

在南方，我们居住的地区  
年年都有一场白雪轻轻 悄悄把  
一枚寒冷的冬天蒙住

93.1.22 沙坝

## 冰 山

我知道冰山  
在远洋中 冰山  
是海洋浩瀚的山

它的躯体圆润、光洁  
又尖锐。并不仅是  
纯粹的白色 冰山  
浑沉的格调。在海洋深处  
含而不露。它的坚硬和沉重  
足以撞翻每一艘航船  
抗拒每一片陆地  
冰山。沉浸在海洋

让海水寒冷。让大海  
安于静谧

浮出海面 我们看到  
冰山巨大的头颅坚定  
不动声色

在干渴的日子  
人们有化冰为水的想法  
但没有谁能撼动  
庞大冰山！坚守灵魂海域  
抑或漂移  
在汪洋大海浩荡之心灵  
冰山  
保持沉默

93.1.22 夜 沙坝

## 情感 | 五十岁，恋爱有罪！

续：

八，

“妈，你去了哪里？”我刚走进宾馆的大门，就看到小奕焦急的身影。

“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无诧异地问到。

“我根本没走。明天晚上是裕固族的大春猎场，我到了火车站才知道，好不容易换了后面一天的火车票。我也和姜子的父亲通过了电话，他们直接过来。”儿子一边说，一边凑近，“哎呀，你怎么一身羊骚味儿？”

我没有接他的话茬儿，老海特别交代了，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也是，我怎么和儿子解释，我跑去偷看女人生孩子了。

“没事儿，就和老海跑山里看日出去了。我冻坏了，回去睡会儿。”我敷衍着儿子，扭头回了房间。如果我那时回了头，我就会看到儿子冒火的眼神，只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察觉。

“你的名字不好！”第二天晚上，我们混迹在裕固族草原上的大型庆典活动中，四周都是人，各种喧哗吵闹此起彼伏，生机盎然，每个人都兴冲冲的，喝酒、划拳、摔跤、唱歌……气氛如此热烈，以至于我根本没顾上理会一旁的老海。

“喂，我在和你说话！”老海凑过来大吼一声。

“你喊什么？我名字怎么不好了？”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换来他的咧嘴大笑，“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这几天我被你洗脑还不够吗？我现在已经严重不自信了！好嘛，我不光作品有问题，连名字也不对！你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吗？”我半玩笑半抱怨地说着。

“我是认真的，你看，锦鲤虽然稀罕，也不过是条小鱼儿，凡是鱼类，都逃不出渔网的束缚。你这样的女人，就不应该被世俗困扰，应该选择更洒脱的生活！”他一边说，一边斜着眼看我，搞不清楚那表情是调侃，还是认真。

“你这都是什么歪理邪说啊！我一直活得洒脱得很，否则也不会跑到这大草原上来了……”我不屑一顾，甚至有些嗤之以鼻。

“和我走吧，我们一起去更远的地方……”老海突然打断我，一句话说了一半就没了下文，他甚至都没有看我，而是抬起头望向远方的黑夜。

我心里好像被电到了，有几秒钟头脑彻底空白，什么个情况？这种话也可以随便说吗？

看我没有反应，老海又继续说道，“我是认真的，我爱上你了，你应该是我的女人……”

“够了，老海！我当你是朋友，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有家有孩子，我已经五十岁了！我又不是小姑娘，随你骗……”我站起身来，既觉得羞耻，又觉得气愤。

老海这一次沉默了，他什么都没说，却一把将我拉住。我一个趔趄，被他拖进跳舞的人群中。拗不过他的大力，更抵挡不住身边人群的热情舞蹈。我手忙脚乱地跟着比划，情绪竟然缓和了很多。

那一晚的其它时间，老海始终盯着我，他虽然不再废话，却霸道地带着我把牧民的节目玩了一个遍。我的内心随着他的一举一动在慢慢崩溃，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却只觉得更加悲哀。

晚会终于落幕，老海如常送我们回去。到了宾馆，我打发走小奕，然后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明天不要送行，事实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他耸了耸肩，轻声说道：“记得在我店里看到的那张老牧民的照片吗？你说，我和画里的老人很像。你还说，如果我也留一把络腮胡，一定会有同样的精神矍铄！现在我告诉你，我打算开始蓄须，只是为了你！”

说完这话，他跳上汽车，看着呆立在宾馆门口的我，又抛来一句，“我的凡境永远等着你的到来……”

那一晚，我几乎彻夜未眠。一种沉积在内心深处的渴望将我淹没，在那片大海中，有一条锦鲤，慢慢窒息，慢慢下沉。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老海，不只是没有见过，而且是彻底断了联系。我以为我的生活恢复如初，却不知道等待我的竟是噩梦！

## 九，

回了帝都，忙着安排这次采风的整理工作。我们的收获比预期的还要丰富。家-杂志社-媒体-行业协会，我忙得不亦乐乎。

“妈，我们想和你好好谈谈。”难得的周日，小盈和小奕都回了家，我再无知无觉，也发现两个孩子的表情都有些怪异。

“这怎么回事儿？”看我没有说话，小盈把一张照片放在了我面前的桌上，那语气里透着浓浓的责备。

“姐，你态度好点儿！”小奕有些慌张，却被小盈用严厉的眼光制止。

我低头看着照片，非常熟悉，那正是我们在张掖的最后一晚。照片拍的是表演摔跤的壮汉，四周都是人，整个画面流畅自然，充满动感。

“怎么了？这不是小奕拍的吗？是裕固族的大春猎场晚会啊！”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但隐隐地觉得有什么危险即将发生。

“这里！”小盈毫不客气地用手指戳着画面上的一处，那是背景里的观众，光线在这处十分暗淡，看得并不真切。我仔细辨认着，突然发现有两个簇拥在一起的身影，那个面朝会场，笑得正欢的人就是我，而我的身旁，那个侧着脸的男人毫无疑问是老海，这些都不算什么，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照片里的他，正在亲吻我的头发！

我的脑袋一声轰鸣，我压根没有感觉到！当时现场相当拥挤，我们靠的是很近，可我……

看我涨红了脸，沉默不语，小盈继续说到，“小奕说，你还和那个男人一起过夜了呢！”

什么！我不敢相信女儿的话，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儿子说的！

“没有，绝对没有！那个老海是当时非常帮忙的一位朋友。我是你们的妈妈，你们怎么说这么难听的话……”

“咣当”一声巨响在我们身后传来，吓得我们三人都跳了起来。门口，老汪跌倒在地，他的拐杖掉在一旁。我们赶快冲过去，将他扶起。谁也没想到，老汪捡起拐杖，一下子抽在我的后背上，那是他第一次动手打我。

我和两个孩子同时被吓到，老汪有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半年前又有一次小中风。他工作的文化宫拆迁，搬到了郊区，老汪也就提前办了退休。我知道他的心情不好，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了。可无论我怎么安慰他，都没能让他振作起来。

从那之后，我的生活彻底走样，老汪无时无刻地监视着我，在家里闹、到杂志社闹、在大街上闹，所有在我身边的男人都被他当成假想敌。我焦头烂额，能想的办法都用了，却换来他不断升级的闹剧，还有打骂！

三年前的一天，他用餐厅的方凳砸了我的头，就因为我接了一个电话，男人的电话，我们社意欲聘请的一位战地摄影师。我的电话刚刚挂断，头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击。再醒来，已经是三天以后，医院的病床上。

我和老汪终于离了婚，我净身出户，女儿小盈在我身后把门轰然摔上，小奕帮我提着行李离开，一个家从此四分五裂。

两个月后，老汪中风，被发现时已经过了二十四小时。他彻底瘫痪，唯一能做的就剩下骂人。

三年了，我和老汪一起生活了半辈子的房子卖了，全部用来支付了他的医药费和护理费。小盈和我断绝了关系，小奕始终心怀内疚，他辞了职，离开了帝都，四处游荡，我知道他也不肯原谅自己。

三年呼啸而过，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生活着。工作上不断有新的成绩，这几乎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我租了一间小屋，生活过得极其简单。我从来没有想过再联系老海，但我一直做着准备，准备着说走就走的那一天……

十，

地上的手机突然响起，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我费力地爬下床，自从被老汪打晕，我就落下了头疼的毛病。这个早晨，因为儿子的那张照片，我的头一直疼个不停。

电话是儿子打来的，“妈，你没事儿吧？你别生我气啊！我有个算是好的消息告诉你。我刚从医院出来，早上是我姐把我叫走的，她让我和她一起去看老爸。我和我姐聊了好久，她一直哭，哭爸爸，还说她错了，对不起你……”

小奕在电话里说了很多，我除了默默地流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记得儿子最后说，“姐姐一直转不过脑筋，她其实也相信你，相信你对老爸的感情，她也恨老爸所做的一切。只是她接受不了，自己的妈妈，五十岁的人了，竟然还和什么恋爱纠缠在一起……”

是啊，女儿说的对，五十多岁的我，两个成年子女的母亲，我哪里还有资格谈情说爱。我的心早就如同一潭死水，那条锦鲤，早就死了！

手机又闪了一下，还是儿子，“妈，别忘了那大胡子一直在等着你，他说了，你这条小鱼儿，只有在他那片大海中，才能翱翔！”

我苦笑一声，重新倒在床上，眼睛闭上。脑海里，那拉着小提琴的男人，懒懒散散地站在门旁，那悠扬的旋律一直响着，我沉醉其中，游啊游……





昆州华文  
电子杂志 2月刊

2021